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,簇拥着奶奶的棺材,哭天嚎地向墓地进发。尽管做了万分准备,整个队伍还是一路踉踉跄跄,趑趄趑趄,歪歪扭扭,有的磕得青一块紫一块,有的滑倒在地四仰八叉,有的饿破鼻子磕破牙……号哭的泪水不等落地,就变成了冰串儿。

民间记忆

奶奶的冰葬

□刘固震

1972年腊月初八,黎明时分,东屋里哭声凄厉,刺破拂晓前最黑暗寂静的时刻。慌慌张张的母亲,把襁褓里不满百日的妹妹强塞给我。泪眼婆娑,泣不成声:“你奶奶,死了。”我胡乱穿好衣服,抱起妹妹,拜别81岁的奶奶。天蒙蒙亮了,暴雪接天连地。按家乡风俗,葬礼在二日后举行。

雪飘飘扬扬地下了两天,初九晚上又紧跟一场小雨,气温骤降。初十早晨,屋檐下冰凌足有二尺多长。地面上厚厚的冰层,凹凸起伏,白花花明晃晃的。

初十,奶奶出殡的日子。老家那时候还实行土葬,让逝者入土为安。上午,帮忙的匠人带上铁锹,叉子和镐头,到墓地凿窝开穴。天寒地冻,铁锹无济于事,尖角镐头抡落,溅起的冰点碎屑随风飞逝。匠人们累得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,但工程一无进展。他们围成一堆,抽着闷烟,寻思办法。

烟灰掉在地上,地面上烫成一个又一个坑洼。这一不经意之举,让工匠们柳暗花明,思路洞开。他们滑着冰取回柴火,堆成小山状,泼上火油,点燃烘

烤。大火熊熊,噼里啪啦,坚硬的冰层酥软消融。午饭前,奶奶的新坟顺利竣工。

正午过后,奶奶盛装入殓。通往坟地的路出奇滑溜,小心慢行照样摔个仰面朝天,何况还要抬着棺材。一家人一筹莫展。最后红白理事会的赵大头想出了主意。他吩咐帮忙的准备三头牛,三盘24齿的新耙,大石头若干;准备四根绳子和两根扁担;准备一捆又一捆的草绳子(也就是不成形的草绳子)。每头牛拖着一盘压满巨石的新耙,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,划出深深浅浅,蜿蜒蜿蜒的沟痕。四个彪形大汉肩抬扁担,扁担下是麻绳捆牢的棺材。他们如四大金刚,手拄火叉蹒跚前行。出殡的亲戚都把草绳子横缠竖捆缠到鞋上,有的还绑上了铁条。

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,簇拥着奶奶的棺材,哭天嚎地向墓地进发。尽管做了万分准备,整个队伍还是一路踉踉跄跄,趑趄趑趄,歪歪扭扭,有的磕得青一块紫一块,有的滑倒在地四仰八叉,有的饿破鼻子磕破牙……号哭的泪水不等落地,就变成了冰串儿。奶奶坟前,我们跪地长哭,愿她九泉之下安息。

奶奶的冰葬,深深烙印于我的记忆。年龄渐长,我从父亲母亲嘴里听到很多有关奶奶的故事。

奶奶由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嫁给了老实巴交的爷爷。育有四男两女,日子万分清苦。爷爷背井离乡去当长工,奶奶和孩子们天天等月月盼,指望爷爷改变家庭拮据的窘况。年关将近,爷爷带着两盒火柴、十个胡萝卜回来了。奶奶气得跺着脚骂爷爷是个窝囊废,很长时间不和爷爷搭腔。第二年刚出正月,倔犟的奶奶把年幼的孩子推给了爷爷,只身一人到青岛当保姆。奶奶洗衣做饭,缝缝补补,起早贪黑,忙里忙外,用诚善的心、勤劳的手照顾主人家饮食起居,赢得主人信任。主人把大人孩子穿不着的旧衣服和旧鞋袜,把剩余的食物统统送给奶奶。奶奶把主人吃剩的茄子蒂把、鱼头用线绳穿起来晾干、晒好,回家的时候拿给自己的孩子们吃。窘迫的生活,因奶奶的付出而改善。

奶奶的一段英雄传奇,曾被乡亲们称颂了很多年。村西李氏是大户人家,日子殷实富裕。儿子新婚不久,便被土匪盯上了。月黑风高之夜,土匪潜入

李家,劫持了新郎官,并扔下一张纸条,上面云:要想公子活着回来,需交多少多少吊钱,具体地点另行通知,否则撕票。李家领着妻妾,拿着票书,哭天抢地找人赎回人质。

为了嗷嗷待哺的孩子,奶奶毅然前住去赎新郎官。李家送来了一件破皮袄和两斗黑高粱,作为酬谢。爷爷知道了真相,生离死别,抱头大哭。

等到孩子熟睡之后,奶奶穿上那件破皮袄,洗了把脸,梳了梳头,藏好钞票,迎着凛冽寒风,挪动三寸金莲,消失在茫茫黑夜。交换地点在村北三里多远的坟地,土匪和人质都藏在茱萸里。奶奶匍匐着身体,穿过一丛又一丛的荆棘,越过一片又一片的蒺藜地,衣服磨得像鳞片直往下掉,手和脸上的鲜血直往外淌,奶奶强忍着刺痛与土匪对话。当时她也怕啊:一不小心,可能脑袋搬家,一命呜呼!苍天有眼,奶奶硬是把新郎官赎了出来。新郎官摘下蒙眼的黑布,抱住奶奶放声大哭:“婶子,你就是俺的亲娘啊!”李家的后辈们,至今和我们往来不断。

这就是我的奶奶,一位老一辈农村妇女人生的几个片段。

饮饌记忆

滕州大肉手擀面

滕州的大肉手擀面,肉大厚肥,面宽硬实,味香浓厚,不光老少皆宜,也是“贫富”皆宜。

□张光恒

俗话说,“南方的米饭北方的面”,意思是南北方老百姓的日间主食以什么为主。北方人与面关系真是密不可分,逢上过节或过生日等重要的时节,必须有面,缺一不可。

兰州的手拉面,四川的担担面,镇江的锅盖面等,人们大多都耳熟能详,但在我的老家滕州,那大肉手擀面,是能与它们媲美的。

手擀面,顾名思义,纯手工擀做而成,和机器全不沾边。这里面,做的面好吃不好吃,筋道不筋道,和面揉面是关键。不客气地讲,这是个男人活儿,得像打拳般,不断在面案边上忙活。常见和面的大师傅,用加了盐的温水先和一小块,然后不断往里加水加面,一大团后,再放在面案上狠揉。这是很费力的活,深秋初冬时节,大师傅都还打着赤膊,汗流满面,揉啊揉,直到面团能被揪住一点提起,成一线而不坠断的程度才好。

面和好了,不能马上用,得用白布盖上,过两个时辰再用,这叫“饧面”。饧好后,就可用杯口粗的擀面杖,在面案上甩得啪啪响,把面团擀成纸一样薄的面片,切成有宽有窄的面条来用了。北方有谚语,“打狗的媳妇捶狗的面”,虽有提倡“家庭暴力”的嫌疑,但也说明了要想面筋道,必须彻底揉好、揉透的重要性。现在,有图省事的老板用和面的机器代替人工和面,但生意马上就会一落千丈,可见,滕州吃面人的嘴儿,实在刁得很。

这滕州的大肉手擀面,最不能缺的,就是吃面的下饭料儿——大肉,这得用五花肉在锅里酱,是女人的活儿了,常常半夜就起身准备,不然就做不出来。具体的做法,和做红烧肉的程序差不多,就是先用豆油炸出五花肉内的肥油,再把锅里油单盛出,趁热倒入酱油、葱花、花椒等佐料,稍微翻炒一下,等出了香味,加水炖熟即可。现今,不光有大肉,也有酱豆腐卷与酱海带卷,还有炖酱鸡蛋,全凭吃面的客人喜好,自由选择。

这里,不能不说一说,吃大肉手擀面配备的下饭小菜:雪里蕻咸菜。店主每天都把早就腌制好的、翠绿绿、散发清香的雪里蕻,放在一个大瓷盆里,边上放着一摞小碟子,供吃面的人随吃随夹,这个不限量。除此之外,小桌旁,还得准备好一个石白子和蒜瓣、辣椒。常有客人把剥好的雪白的蒜瓣、鲜红的辣椒和着盐,加上醋,用石白头儿捣成泥状,拌在面条里,吃起来辣香可口。

滕州的大肉手擀面,肉大厚肥,面宽硬实,味香浓厚,不光老少皆宜,也是“贫富”皆宜。来喝手擀面的,既有开宝马的大老板,也有骑电动车,赶上班的工薪族,更有骑三轮车、吃喝讲究实惠的搬运工、清洁工。所有的食客坐下后,先就着雪里蕻、蒜泥,挑起颤巍巍、滚烫烫、白晶晶的面条,摆下肚,然后再舀来两碗锅里下面的面汤,大口喝下去(这面汤是随便喝的,老板绝不阻拦)。然后长出一口气,看样子通体舒坦。

你随便走进一家面馆,都可见人人皆大口吃面,大碗喝汤,喝得呼呼有声,汗流浹背,尽显山东人的豪爽本色。

乡村风物

糊窗户

多少年来,糊窗户都是农家不可不做的一件事情。记得每年季节一到,母亲都要催促父亲进城去买窗户纸。窗户纸尺幅较小,大概宽一尺,长尺半,白色,薄而软,韧性较大,不易破损,属于绵纸一类。有风吹之,窗户纸唿唿嗒嗒响,却不会破。

□王西广

糊窗户与贴对子一样,都是一年一次,只不过贴对子是把写上黑字的红纸往门上贴,糊窗户是把新买的白窗户纸朝窗子上糊。

秋末冬初,北风频繁,天气渐冷,窗子便到了该糊的时候了。旧时农村的房子多是前面墙上有两个窗户,后面是厚厚实实的墙,两侧的山墙上也少有窗户。那时的窗户都是数百年不变的老样式,木质,宽厚的窗框里嵌着一道道窗棂子,十分结实安全。安上这样的窗户,里面的人难以从窗子里逃出去,外面的人要破窗而入也非易事。某电视剧里有女英雄一脚就把窗户踢破,破窗而出的镜头,那里的窗户一定不是我们家乡的这种。

一年一次的糊窗户,就是要把窗户纸糊到这种结实笨重的窗子上,用来挡风拦雨,遮人视线。

多少年来,糊窗户都是农家不可不做的一件事情。记得每年季节一到,母亲都要催促父亲进城去买窗户纸。窗户纸尺幅较小,大概宽一尺,长尺半,白色,薄而软,韧性较大,不易破损,属于绵纸一类。有风吹



之,窗户纸唿唿嗒嗒响,却不会破。农村有句俗语,说“就隔着,一层窗户纸,一点就透”,是以窗户纸来形容事情真相隔得很薄。新婚之夜,农村有“听房”之俗,窗外听的人不过瘾,便以舌尖舔窗户纸,然后用指头慢慢戳破,悄悄朝里窥探。

窗户纸不怕风,怕水。糊窗户,先要将窗子上残余的旧窗纸撕干净,用笤帚将窗棂子上的尘土扫净,然后再朝窗棂子上抹糨子、糊纸。小孩子喜欢凑热闹,乱掺和,糊窗户时,清扫窗户的事自然非其莫属。每年糊窗户时,我都兴奋得不得了,拿把笤帚疙瘩,站在炕上,扫得

特别欢。糊窗户只是糊上一层纸,自然挡风而不大御寒,冷空气仍旧时时从窗口不邀而入。加之屋门常开,你进我出,屋里根本留不住暖和气。冬天给人的印象,难怪只是冷,冷,冷。

有的人家能弄着报纸,就用几张旧报纸糊窗户,连窗纸也不买。更有俭省者,拿小孩子用过的作业本糊窗户。结果满窗子乱糟糟的,像糊了一张褶褶。以纸糊窗,尽管糊窗户的纸薄薄的,仍然遮挡光线,屋子里不免昏暗。用报纸糊窗户,屋里昏暗尤其甚,总给人一种时近黄昏的感觉。夏季如遇大雨天,

屋里暗得可掌灯。

每年冬天,我们教室都用废旧报纸糊窗户,下午没到放学的时间就需点灯照明了。到了来年五月,老师一声令下,同学们抢着爬上窗台撕窗纸,片刻工夫就把窗纸撕得干干净净,过节似的高兴。往后的日子,天光由窗直入,教室里格外亮堂,空气也格外新鲜。到了十月,同学们又响应老师的号召,从家里包上一小包麦子面,带到学校,凑成一大包,打糨子、糊窗户,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时,大家又是过节一样的热闹、高兴。

糊了窗户,窗外的人看不清窗里,窗里的人同样看不清窗外,有的人家狠心买上一小块玻璃,安在窗户上,称得上窗户上的窗户。旧时天津卫兴腊月二十五糊窗户,裱顶棚,迎接新年,我们穷乡僻壤没有这个风俗。

据说,玻璃的发明已有上千年的历史,清雍正年间皇宫里开始使用进口的洋玻璃,结束了纸糊窗户的历史。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甚至七十年代,我们这个地方的窗子还用纸糊。想想,真有点悲哀。在中国,许多官邸修得那么富丽堂皇,而寻常百姓家糊窗户的历史沿袭得却是这么漫长。

